



— 召喚經典 —

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

鄭幸雅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世說新語》是一個富含文化信息的經典作品，隨著時代的遞嬗，各時期不同的讀者，植根於個人的意識型態，產生各異的期待視野，孕育出多元的文化義涵。何良俊（1506-1573）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所完成之《語林》，不但是明清時期首部「世說體」的作品，而且在體例、內容或文化義蘊諸方面，對《世說新語》有所因革，樹立明清「世說體」創作的典範，對「世說體」作品的影響深遠，價值與地位僅次於《世說新語》。本文以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為研究課題，試圖通過何良俊的學術思想與《何氏語林》成書的因由，以及《何氏語林》在體裁方面的因革，所呈現的體裁意識二途加以論述。一方面突出何良俊對《世說》的理解，從傳統的固定性轉向開放性。二方面彰顯何良俊通過撰述《語林》對《世說》體裁的因創，顯現讀者的能動性，在體例的變革以及類目的既定與變化中，闡述主體意識和意願的意向性活動。三方面指出《何氏語林》通過不同常規慣例的組織，構成反映對象，越過《世說》既定的視野，從而獲得了一種新的詮釋視野，為《世說》之經典性增色。

關鍵詞：《世說新語》、何良俊《何氏語林》、經世致用、適性



Appeals for Classics
— —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Literary Genre in He's Yu Lin toward
Shi Shuo Xin Yu

Hsing-Ya, 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Shi Shuo Xin Yu, rich in cultural connotation, was known as one of the great literary masterpiec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thought, the reader's response of different ages, varying and deep-rooted in his individual ideology, could bring out various horizons of expectation respectively and breed multiple cultural connotation. Yu Lin (also called He's Yu Lin), finished in Year of 29, Jia-Jing (1550) by He Liang-Jung (1506-1573), was not merely the first literary work of Shi Shuo Styl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bu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literary genre, subject matter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should be ascribed to it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rom Shi Shuo Xin Yu as well. Furthermore, not only having set a good writing paragon of



Shi Shuo Styl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He's Yu Lin also produc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literary works of Shi Shuo Styles and thus achieved a remarkable appraisal second only to Shi Shuo from then on. This study aims on the topic of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literary genre in He's Yu Lin toward Shi Shuo Xin Yu to manifest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by ways of exploring He's academic thought, probing into the causes of He's writing Yu Lin and explica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literary genre in He's Yu Lin. Hence, there are three arguments discussed as follows: First, it aims to give prominence to He's unique comprehension of Shi Shuo, shifting from conventional fixity to flexibility. Second, it attempts to manifest the reader's subjective dynamics by means of the stylistic features in He's writing Yu Lin toward Shi Shuo. Also, it elaborates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will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ders, verifying the variance of the response-inviting on He's Yu Lin, the formation of stylistic features and its classification of categories on Shi Shuo Styles. Thus, in the end, it draws a conclus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sponse-inviting on He's Yu Lin toward Shi Shuo Xin Yu, reflecting from the writer-oriented viewpoint to the reader-oriented interpretation horizons, and presents the abundance of historical nature and the beauty of spiritual merits.

Key Words: Shi Shuo (Xin Yu) He Liang-Jun (He's) Yu Lin
Jing Shi Zhi Yong Zi Shi



一、前言

《世說新語》作為一部傳世的經典，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世說》以志人為主，獨特的編撰體例和記述方式，形成一種有別於其他筆記小說的結構方式，在文體學與美學上具有獨特的表徵。歷朝習仿之作眾多，形成一個特殊的作品族群，這些族群統稱為「世說體」作品¹。「世說體」作品通過《世說》文體的期待，在體裁審美的規範下，作家根據載記內容的需要，或因襲，或突破其體裁成規，依循主體的心理圖式和心理定勢，形成闡釋的程式。一方面表達作者撰述意識和意願的意向性行爲，展現作家所屬各時代的文化取向及審美旨趣。另一方面「世說體」的撰述，豐富、改造、擴大《世說》原有的體裁審美規範，揭示各朝各人對《世說新語》意義生成的創造性，賦予《世說》舊經典的新義蘊。

歷來《世說新語》的研究論著，大部分以文本為中心，舉凡《世說新語》的版本、校注、語言、文藝美學及影響等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成果。至於「世說體」之研究，一直處於零散而沉寂的狀態，劉強於2004年發表〈「《世說》學」論綱〉²，對「世說體」之研究表現強烈的關注，但尚未喚起專家學者的注目。現階段「世說體」研究既有的成果，表現在兩個面面向有二：一是未出《世說》文本所限囿，論著中關注《世說》文體性質之歸屬者最多，主要就文學與史學兩特性加以辨析。除此之外，當然也有關注編撰體例者，但為數稀少，其中寧稼雨對《世說》類目釋義及設定的思想旨歸的探討，雖以《世說》文本為中心，但此文之

¹ 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十一「世說體」及其文化蘊含〉。1994.11，一版，河北教育出版社，頁284-304。

² 劉強〈「《世說》學」論綱〉，乃是將其2004所提出以「《世說》學引論」為研究課題的博士論文精鍊而成。見5，2004，〈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論述成果較為特出³。不但提點後學在研究「世說體」族群時，關注類目的設置外，而且有助於將《世說》類目與續仿作品加以比較，藉類目設定之指引，以按圖尋跡突出各時代各人之文化義蘊。

二是關注明清的「世說體」作品，或以歷時而宏觀的角度，對明清各世說體作品做概略的陳述⁴；或以對比而不對話的方式，設定兩部世說體的作品為研究對象⁵；或以單一專書為研究對象，大多關注內容與思想的呈現，未能將當時文化義蘊納入討論，殊為可惜⁶，唯有陳永瑢對《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涉及明代文化意蘊的課題。專書研究當中，以《何氏語林》的研究最為醒目，一因何良俊所撰述的《語林》，對明清「世說體」的撰述與傳播具有重大的意義，其意義僅次於《世說》。二因戴佳琪對《何氏語林》的研究，涉及版本、撰述的理念、體例、內容、思想及影響等諸多層面的闡述，研究的課題不可謂不周遍，由於周遍之研究課題的廣大視野不易對焦，使得研究成果顯得蕪雜，不易見

³ 寧稼雨〈《世說新語》書名與類目釋義〉，3，2000.7，《文獻季刊》。

⁴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2008.5，博士論文。
官廷森《晚明世說體著作研究》，1999.6，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姚琪妹〈「世說體」小說發展述論〉，1996.6，臺灣：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⁵ 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2006.4，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⁶ 李英嬌《李贄《初潭集》研究》，2003.6，臺灣：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艾齡《《智囊補》研究》，2003.6，臺灣：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佳琪《《何氏語林》研究》，1997.6，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1993.6，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永瑢對《《皇明世說新語》之研究》，1989.6，臺灣：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出何良俊撰述《語林》的主題與視野，當然也未能通過其撰述的意向性活動，得知何良俊及當時的文化義蘊。

「世說體」作品既是一種特殊有意味的表達方式，也是特殊的文化存在方式。此文體含括體裁、語體與風格等豐富的內涵，其中語體是用以體現文學的體裁並與特定體裁相匹配的文學語言，風格則是作家獨特的創作個性在作品內容與形式統一中的體現。三者之中體裁是文體中主導性的結構形式，也是文章之所以成體的關鍵，而文體研究是圍繞著這一核心加以開展。任何一種文體皆非靜止且一成不變的抽象物，而是隨著時間與空間發展演化，有著歷時的變化與共時的差異。

本文以《何氏語林》對《世說》體裁的因創為研究課題，為《何氏語林》的文體研究作初步的思考。本論文關注《語林》類目的設置在外延與內涵有何變異？何良俊對《世說》體裁意識的自覺，表達了撰述主體何種匠心與時代的精神？試圖通過何良俊的學術思想與《何氏語林》成書的因由，以及《何氏語林》在體裁方面的因革，所呈現的體裁意識二途，探討《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一方面突出何良俊對《世說》的理解，從傳統的固定性轉向開放性。二方面彰顯何良俊通過撰述《語林》對《世說》體裁的因創，顯現讀者的能動性，在體例的變革以及類目的既定與變化中，闡述主體意識和意願的意向性活動。三方面指出《何氏語林》通過不同常規慣例的組織，構成反映對象，越過《世說》既定的視野，從而獲得了一種新的詮釋視野，為《世說》之經典性增色。



二、何良俊及其《何氏語林》

(一) 何良俊之生平與學術取向

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一字登之，號柘湖居士，自署青溪漫士。松江華亭人，世居濱海柘林。何良俊出身書香世家，是明代中期著名的學者、文學家、曲論家、書畫鑒賞家，也是藏書家，主要活動於正德、嘉靖與隆慶三朝。何良俊少而篤學，專勤於學問，好談兵，以經世自負，但其制舉之途並不順遂。《雲間據目抄》載：「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兼抱經濟，思效一官，竟以數奇，僅拔貢太學，宰相憐其才，起家，拜南翰林孔目，甫考滿，即謝官歸，縱浪烟霞水石間。」⁷何良俊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得援蔡羽的先例，授為南京翰林孔目，以明經起家管詞林。翰林位列清職，何良俊滿腔經世之謀略，鬱鬱不得施展，故辭官歸里，縱放於山林烟水之間。覃志著文以修謹自勵，所著有《何翰林集》、《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行于世。

明開國以來，所用者漢朝之典章制度，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的統治，制舉選才獨尊朱學，使得明初百年思想文化深陷八股制義宏揚聖教的思想箝制，以及歌功頌德、雍容典麗，缺乏生氣的文學氛圍的桎梏。自弘治以來，王陽明（1472-1528）倡為心學，張揚主體精神，士人的心態由甘於因循變為迫切要求變革。陽明心學原有作聖之志的狂者胸次，在政治上要求興利除弊，在文學上也朝革故鼎新，倡明學術，扭轉士風之途前行。

明中葉的時代潮流，一方面針對時人高者談性命，以宋人語錄為祖，卑者習舉業，抄策論，惟宋人是從的學風，大加抨擊。

⁷ 范濂《雲間據目抄》，卷一〈紀人物〉，收於《叢書集成三編》，頁387。



強烈指出宋人不足效法，於是跨越元宋，直追漢魏隋唐，出現復古之風。另一方面出現務博、喜新、好奇與趨異的態勢，形成博識一派的學風，以糾空談性理，束書不觀的流弊。從楊慎、王廷相、唐順之以及較後之王世貞、胡應麟皆是博學的典型人物。明代學術思想，由一統走向多元，摒棄僵化朝向活潑，文化由尚同向求異轉變，衍生雅俗二重交流的現象。在弘治、正德之際，由於陽明心學的流行與李何諸子的崛起，復古成爲明代最爲壯濶而繇遠的學術潮流⁸。

何良俊是吳中之人，吳中自有其博學多藝的傳統，在明代中葉博學與復古的時代風潮下，吳中文士或倡以博學爲古文詞，或倡博雅而主於經術，對科舉之弊與淺薄空疏之文風加以反抗。倡以博學爲古文詞者，認爲時文不足以盡人才，唯有博學於古而能古文詞，人才方出。倡博雅而主於經術者，針對理學的空談心性，主張經世致用；對理學的束書不觀，主張重視學植，博覽務實，以糾時弊⁹。何良俊的學術屬於倡博雅而主於經術者，除了繼承吳中博學多藝的傳統，學識遍及經史子、漢唐宋諸文集，還有小說、道、釋、曲律、書畫碑帖之類，對楊慎博洽之說，主張多聞多見，尚博尚實，提倡博雅之學，尤爲推崇，此於何良俊所撰述的《四友齋叢書》中，對楊慎之學術多所稱述，可見一般。倡博雅乃是爲經術張目，如其《四友齋叢書》載記史者有十二卷之多，其於〈史一〉開章明義便言，「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其於〈子一〉言：「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家·雖語孟學庸皆子也·但孔子之學最正·而其言與六經相參·當與六經並行矣·」

⁸ 夏咸淳〈明代文人心態的律動〉，5：4，《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7。

⁹ 龔鵬程《晚明思潮》，〈第九章經學、復古、博雅以及其他〉，1994.11，初版。臺北：里仁書局，頁329-340。



¹⁰ 凡此皆主張博學應回歸儒家原典，何良俊之學術特重經學不言可喻。

何良俊特重經學的表現，首先是對談理性者與工文辭者各執一端有所不滿，進而加以糾謬。其於〈經四〉有言：

今世談理性者。恥言文辭。工文辭者。厭談理性。斯二者皆非也。蓋文以紀記政事。詩以宣暢性情。此古之文詞也。後世專工靡曼。若春花艷發。但可以裝點景象。於世道元無所補。及其浮艷之極。或至於導欲宣淫。若夫談理性則玄虛要眇。間有能反觀內照。則澄汰之功。於身心不無所補。然其靜默之極。遂至於坐忘廢務。夫宣淫導欲。過止一身。坐忘廢務。禍及家國。而況乎理性未易窺測。苟有毫釐之差。乃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則亦豈細故哉。故學者莫若留心於經術。夫經術所以經世務。而況乎成性存存之說。精一執中之傳。使後世最善談理性者。亦豈能有加於此哉。（卷之四。經四，頁30-31。）

文中指明：學者不應拘執於談理性與工文辭的一偏之見，若拘執於工文辭中，過僅止於一身，但談理性者，沉溺於心性之空談則有以學術殺天下之毒害。為免此二端偏頗之禍患，莫過於留心經術，得以經世務。何良俊對經術之留心，主張註疏不可盡廢，須由章句訓詁入手，回歸訓詁名物的漢學。其於〈經三〉明言：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註疏。而參以程朱傳註。成祖既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後。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註為主。夫漢儒去聖人未遠。學有專經。其傳授豈無所據。況聖人之言廣大淵微。豈後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故不若但訓詁其辭而由人體認。如佛家所謂悟入。蓋體認之功深。則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則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

¹⁰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之五，〈史一〉；卷之十九，〈子一〉。1997.11，一版三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頁41,163。



之說出。將聖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略加敷演。湊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爲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嗚呼。(卷之三，經三，頁 22)

文中指陳，經義應以註疏爲首要之務，參酌傳註以成經術。但攻舉子業者目中僅見程朱傳註，視經義註疏爲無物，門弟子又蹈襲其師說各立門戶，往往流於任意解經或改經，以至形成穿鑿附會，蹈空尙虛的空疏之弊。爲糾此弊，何良俊倡言復漢學之古，推崇漢人說經皆有師法，去聖人不遠，其章句註疏不泥文字，經義於言句之外，自出意見而不失本旨，爲學者體認悟入之門徑，不但能悟入於心且能深施於用。

何良俊倡博雅而主於經術之學，並非借資書卷以爲文糧，乃是力主博雅以經學爲要務，抨擊宋人說經失之支離拘執，不但推崇漢儒章句訓詁之學，直言「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卷之一，經一，頁 2)提倡讀經識義，須以訓詁註疏爲入門之途徑。並且主張理學不外於經學，其於《四友齋叢書·經一》開章明義地指明：「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不可一日無日月，……世又有喜談性命說玄虛者，亦經學之流」(卷之一，經一，頁 1)此爲何良俊學術特重經學做了最佳的注腳。除此之外，何良俊經學所復之漢學，不但力主回歸訓詁名物章句，對經世致用的傳統尤爲側重，故對宋世名賢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及明代薛文清、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等儒者，言學而本之經術以求實用，不空談心性而長於經術，識爲有用之儒，彰現何良俊經世實學的色彩。

(二) 《何氏語林》之成書

何良俊所編述之《何氏語林》(或稱《語林》)，據何良俊〈與文太史衡山書〉請求爲《語林》作序，其文自道：「良俊編輯《語



林》三十卷，大率依倣《世說》，實二十年精力所成。」¹¹，何良俊費二十年之精力，依倣《世說》而成三十卷之《語林》，其用力不可謂不深。據卷首文徵明序文之落款為「辛亥四月之望」，成書當於嘉靖三十年（1551），此為何良俊入仕之前所作，文中突出以經術自任的胸次，主張孔子克己復禮為仁，強調主體道德修養以安邦治國，以成事功的經世意圖。

何良俊《語林》一書，沿用裴啓《語林》之題名與《世說》之體制，取材史傳、詩文軼事，兼及說部之文以成書，載記兩漢以迄宋元之理言遺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何氏語林》之成書言之甚詳，其文載：

何氏語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裴啓語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迹續之。併義慶元書共得兩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為精審。其採綴舊聞剪裁鎔鑄。具有簡澹雋雅之致。視偽本李暉續世說。剽掇南北二史。冗沓臃腫。徒盈卷帙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劉孝標例。自為之注。亦頗為博贍。其間摭拾既富。兼有牴牾。如王世懋讀史訂疑所謂以王莽時之陳咸為漢成帝之陳咸者。固所不免。然于諸書舛互。實多訂正。如第二十二卷。紀元載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證。未嘗不極確核。雖未能抗駕臨川並驅千古。要其語有根柢。終非明人小說所可比也。¹²

文中言及《何氏語林》之書名、體例、選材及其評價。首先，就《何氏語林》之書名而為言，何良俊撰《語林》，既不用「續世說」，亦不用「新語」為題名，乃是對體裁具自覺意識。宋·孔平仲之《續世說》記述之內容多為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國的帝王、

¹¹ 何良俊《何翰林集》，〈與文太史衡山書〉，卷二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14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177。

¹² 何良俊《何氏語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收於《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七編。



將相、官吏及文士之事跡，故事大多采自正史、筆記與雜著，依時代斷限而言，實為繼《世說新語》而來¹³，故何良俊不用「續世說」為題名。《何氏語林》不用「新語」之名，乃是有見於唐·劉肅《大唐新語》內容以唐代歷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為主，記載時間起自唐初，下迄大曆（766-779）為止，多取材於唐代國史舊聞，所記為一朝之事。而《何氏語林》所載記之時限，並不局限於單一朝代，不具斷代史的性质。

除此之外，《何氏語林》為何不以「新語」為題名，而因裴啓之《語林》為書名？主要的因由有三：其一是有感於《世說·輕詆》所載，裴啓《語林》被廢棄的故事。《世說·文學》與檀道鸞《續晉陽秋》皆盛稱，《語林》之言語應對多可稱者，又為時人所好，流行於當朝，却因謝安「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一語而遭廢弛，何良俊對此感到惋惜。《語林》所記大多於史有據，雖有臆斷之辭，但未妨害其繼承史傳文學與語言簡練傳神的藝術價值，《何氏語林》之正文與注文引《語林》者有之，甚或於〈賞譽第九上〉「杜弘治條後」加上評語，「世說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二說與此並小異·」（卷十六，〈賞譽第九上〉，頁9）何良俊標記出二書之載記並無懸殊之別，突出裴啓《語林》的價值，此書更不應因謝安輕率之否定，便慘遭廢棄，而湮沒於歷史洪流之中。故將所編述之「世說體」作品，以《語林》名之。

其二是裴啓《語林》內容雖以魏晉風流之載記為主，但其中不乏對時政與世族權宦及名士之譏責，涉及抨擊時政，譏責權宦，揭露名士偽情好名。《語林》一書具東漢以來清議之遺風，¹⁴處士

¹³ 孔平仲《續世說》。卷首，四部備要子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臺二版，1971。

¹⁴ 許軍〈《裴啟語林》亡佚原因考〉，11：2，《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



橫議之取向與與何良俊鼓吹經術之學術取向有暗合之處。其三《何氏語林》之撰述，並非採取接續《世說新語》的視野，而是具有增廣以存故實的主題。其於〈言語第二上〉有言：

余撰語林。頗傲劉義慶世說。然世說之詮事也。以玄虛標準。其選言也。以簡遠爲宗。非此弗錄。余懼後世典籍漸亡。舊聞放失。苟或泥此。所遺實多。故披覽羣籍。隨事疎記。不得盡如世說。其或辭多浮長。則稍爲刪潤云耳。（卷四，〈言語第二上〉，頁1）

《世說》選材之時限，事起後漢，止於東晉。《語林》之取材時限，除却與《世說》有所重疊外，在東晉之後以至宋元之朝代，其學術文化各具特色，爲免故實之亡佚，以及表彰各時代文化特色之所需，自難在文體上全從《世說》。而且《何氏語林》的撰述意圖，陸師道於〈何氏語林後序〉明言：

元朗之志。杜於法戒。則不得不兼取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謂商監秦喻也。惡得而舍諸若夫其文則史。隨世汗隆者。又安能盡汰之哉。元朗之敘言語篇。固自謂玄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覽者可自得之矣。元朗著述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與世說所以同異者著之。亦矣見作者之苦心云爾。（《何氏語林》，卷末）

文中表明何良俊撰述《語林》之意旨在法戒，故隨世之隆汗兼取近代之文史故實以明法戒，此與劉義慶《世說新語》刻畫名士，賞鑒才情，遠實用而近娛樂之創作旨趣有所別。何良俊在千載之後廣《世說》之作，繼承清議的流風餘響，將所編述之「世說體」，因裴啓《語林》以爲名，與裴啓處士橫議之精神，遙相呼應。

其次，就《何氏語林》之體例而爲言，可分四點加以闡述：其一是門類的設置，《何氏語林》採取《世說新語》的撰例，以人爲主，記言爲要，採集兩漢以至宋元之正史、傳記，筆記雜錄及



山川地理之著作中瑣聞軼事，剪裁刪汰，分類編次以成書，將二千七百餘條的文獻，依「分門隸書，以類相從」的分類標準，隸屬於三十八個門類，除「言志」與「博識」為何良俊所創外，其餘悉依《世說》之類目，唯類目之間次第的安排與措置有所變異。其二各門類之前皆有小序，何良俊有鑑於《世說》門類之設置，讀者未易掌握其義涵，故於各門類之首，首創書明門類設置之意涵與旨趣的序文。其三各條文之下自爲之注，《世說》之注文爲劉孝標所爲，孝標之注文體例謹嚴，內容浩博，對《世說》之流傳，具有重大的貢獻。《何氏語林》則是何良俊身兼正文與注文二者，以免事出二手，作述不同，二者有所齟齬之虞。其四是《何氏語林》在部份條目之後，書有「何良俊曰」或「按」等語，標誌何良俊對正文或事件的點評，抒發個人的識見，此例爲《世說》及其他「世說體」之作所無，爲何良俊特有之書例。

再次，就內容選材而言，《何氏語林》的形制，不論正文或注文皆因循《世說》之舊，正文大多短小，注文爲詮說之需，篇幅往往較長。唯考量存故實之需，《何氏語林》在正文與注文時而出現較爲長幅之作，甚或有將文獻全篇收錄者。《何氏語林》的選材對象，由東漢至元宋的時限有所加長，所採錄的文獻子部居多，此中不乏讖緯、妖祥與記異之說，使得《何氏語林》不僅志人也不乏志怪色彩，要以人事爲主，記異爲次，此對《世說》「依人而述，品第褒貶」，全以志人的原則上有所突破。《何氏語林》在「世說體」志人的傳統下，人物類型轉多，不但因循《世說》載記名士的傳統，對於棲隱未名的人物及婦女之瑣語逸聞亦羅列其中。《何氏語林》的題材內容，受到《世說》隱性文本與正史傳記中間文本的影響，在正文方面，採《世說》正文者有三條。在注文方面，汲引《世說》與劉孝標之注文者，何良俊則已自行標明，其中劉孝標的注文爲《何氏語林》大量抄錄。何良俊認爲劉注具



有高度的文學、史學以及文獻價值，有意藉此保存故實並提高劉注的地位。¹⁵

最後，就價值與影響而為言，明人視《何氏語林》有羽翼《世說》之功，而且是後世續仿《世說》的典範之作。謝國楨《江浙訪書記》中說得好：「……因思元朗之書，自《世說新語》以後，繼之者雖不乏人，而《語林》編，實為傑作。蓋《語林》之作，非僅撮集殘叢，供人涉獵，而清寂澄汰，時有創見，足以益人之智慧。」¹⁶《何氏語林》的價值，在於編述體例方面的高度開創性，成為續仿《世說》的典範之作。其開創性可由兩方面來說，其一是何良俊一身兼正文和注文兩者，開啓後來編述「世說體」的敘事體例規範。

其二是類目之前書明編選的理由和標準，為後來「世說體」作品在類目設置時，或回歸《世說》類目，或創新類目的重要理論依據。由於《何氏語林》成就之特出，王世貞將《世說》與《何氏語林》刪補而成《世說新語補》，此書一刊刻出版，掀起明代嚮慕與風從《世說》的巨浪。鄭仲夔於〈清言序〉有言：「獨恠夫嘉隆以前學者，知有所謂世說者絕少，自王元美《世說補》出，而始知有所謂《世說》，然已非晉宋之世說矣！」¹⁷由上文可知，《何氏語林》對明代《世說》之流傳以及續仿作品之興盛，有推波助瀾之功。

¹⁵ 胡海英〈《何氏語林》引《世說新語》考〉，4，2008，《明清小說研究》。

¹⁶ 謝國楨《江浙訪書記》，北京：三聯書局，1985.12，一版一刷，頁294、295。

¹⁷ 鄭仲夔《蘭畹居清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24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三、《何氏語林》的體裁意識

《世說》類目的設置標準，本身就是一個富含文化資訊的場，有著廣闊的闡釋空間。類目的設定，不僅僅是一種分類方法，而是一種「封閉—開放」的結構，在長期文學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種規範，是一定形態的概念，受特定的歷史文化的制約。讀者藉由類目之設定把握文本的意義，續仿的作品亦據此展現作者主體對《世說》之理解，闡釋與運用，透顯文人士夫人格心理的深層結構。所以，對類目設置的探討，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何良俊《語林》對《世說》的體裁有著鮮明的意識，通過類目的增加、次第的更動、序文的闡釋以及論議的批點，彰現何良俊對《世說》的理解，闡釋與運用。

（一）類目的增加

《何氏語林》的類目計三十八門，當中三十五門的類目與《世說》全同，唯〈箴規〉一目變《世說》之〈規箴〉門而來，其內容並無大異。另則在三十六門外，多增〈言志〉與〈博識〉二門。¹⁸首先，就〈言志第五〉而言，其內容多涉個人出處之志，言明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如其序文便言：

嘗怪主父偃言曰。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昔人以果如其言痛之。嗚呼。斯殆其志之所安。又何傷焉。余歷觀古人性樂魚鳥。則以伊呂爲管庫。口悅芻豢。則以巢許爲卒養。靜躁懸殊。亦各從其好也。然眾言淆亂。當取衷於聖人。求之孔門。則由之勇。賜之辯。其或心存民社。志在禮樂。非不可以與建事功。並垂竹素。而夫子獨曰。回也多財。願爲之

¹⁸ 關於《世說新語》與《語林》在類目的因革，可參考文末〈附表：《世說新語》與《語林》類目釋義觀察〉



宰。又吾與之歎。獨於曾點。何耶。此則志之高下得失。槩可見矣。（卷十，頁1）

文中載明：人之出處各適其性，或入世兼濟天下，如主父偃、子由、子賜輩，最後或垂竹素，或為五鼎所烹食，唯求志之所安，故終不悔也。或如伊呂、巢許茹芝采薇而食，以卒養天年，適己之性，悠遊林下，亦樂在其中。至如孔子與點同之志，若政治清明，四海昇平，使幼有所長老有所養，則風乎舞雩詠而歸，何樂而不為？於此可知，何良俊所求之志以孔子、曾點為依歸，若未果即標舉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出處原則。

何良俊於〈言志〉梁敬叔條有云：「梁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嘆自言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卷十，頁5）文中在志向之抉擇中，彰現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出處原則。另如或勸皇甫士安條（頁12）與郭景純條（頁16）皆對志以適性為宗有所張揚。何良俊在〈言志〉中，一方面標榜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出處原則，彰現一己強烈的經世意圖。一方面又高言鐘鼎山林之抉擇，隨性之所適而定。所以梁敬叔州郡之職徒勞人耳的決定，與何良俊任翰林後，未能發揮經世之志而告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此一適性自得的意識，符應了明代心學流衍後，在個體意識高度張揚下，追尋主體自由，生命向度的取捨，以適己為務。

何良俊將〈言志〉置於孔門四科之後，〈方正〉之前，彰現了貴生全性的意識。其於「馬季長善鼓琴」條載：「馬季長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關西道殫相望，季長既饑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卷十，頁5）文中直標「生貴於天下」，此貴生全性的思想根源來自於莊學。何良俊對莊學多所欣慕，不但列莊子為四友之一，更在《四友齋叢說》「子一」及「釋道」三卷中，對莊學多所推崇。何良俊對於出處之志的抉擇，再度彰明



自適的取向，志之所擇自然應守儒者之節，但若於生命有所危害，守儒者之節則非其首選。此與明中葉自適文化有相呼應之處。是故《何氏語林》創立〈言志〉一門，並將之置於第五門，實具深刻的作者主體意識以及豐贍的文化義蘊。

其次，就〈博識第十四〉而為言，其內容有災祥變異之說、殊方異物、神仙妖魅、歷史典故以及對博識之人的稱許等，整體觀之，近志人小說中博物一系，但就何良俊〈博識〉的序文觀之，實則推尊博識，視為學道者必備之門徑。序文曰：

孔子語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則孔子果不貴博識耶。及觀萍浮楚澤。隼集陳庭。異鳥舞郊。羶羊出井。苟非博識。誰為辯之。夫孔門見道。莫過顏子。顏子之有得於孔子者。莫過於喟然之歎。今觀其所稱高堅前後。與夫卓爾末由。皆形容道體之妙。若夫孔子之善誘。與顏子之善學者。唯博約二語而已。蓋二者互相為用。不可廢也。不然。則其告子貢者。語一足矣。其所貫者復何物耶。後世舍博而言約。此則入於釋氏頓悟之說。道之不明也。夫何尤。（卷二十一，頁8。）

文中指出，孔子貴博識，欲明道須博約二者兼備，若舍博而言約，道則不明。何良俊之所以發此言論，乃是有見於談心學者，不事讀書窮理，束書不觀；從理學者，所讀之書皆是經生字句，字義之從違，拘執經義，一切視制舉所需而定，形成宋明理學封已守殘，蹈虛尚空的學風。何良俊於《四友齋叢說》經一至經四中，對宋明儒談性命說玄虛者，多所論議，為矯理學空疏之風，特為標舉博識的重要。

何良俊於《四友齋叢說·經四》有言：「蓋德性乃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尊者，所以體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學問以充之。問學而非廣大，則規模狹隘，將泥而不通，故必致廣大，廣大者易至於闕略，故必盡精微。」（卷之四，頁36）上文彰明，欲全儒家之



德性，須以學問充之，而學問又必須廣大而精微，方可體道，再次聲明博識為學道不二之門徑。其於《何氏語林》於「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條亦載：「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隕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隕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卷二十一，頁16）上文故事進一步揭示，博識不僅是學道之門徑，更能發揮經術以致用。褚遂良之博識，不僅解唐太宗之惑，而且為帝王進明德之言於經世濟民多所裨益，實為博識以經世致用最佳之明證。

（二）次第的更動

《世說》類目的設定，由名稱至次第之排列是否具有九品中正制之等第高下之分，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¹⁹。《何氏語林》依仿《世說》體制，門類若無價值判斷之意識存焉，何以不依原門類之次第？觀《何氏語林》之門類次第，除了多出〈立言第五〉與〈博識第十四〉自有措置外，其餘類目在次第之變動不可謂不少，若言何良俊於編述之時，並無先後重輕之意識，實無法解說次第多所更動的現象。《何氏語林》前後次第有所調動者，約有九門，其中調動最為巨大者有〈棲逸〉、〈賢媛〉二門。茲說明之。

首先，就〈棲逸第十二〉而言，此類目之次第前移七門緊接〈箴規〉之後，所錄之條文計103條，相較於現存《世說》17條之數，增長六倍之多。〈棲逸〉所錄者多棲身山林，隱居賦閑，載記六朝逃名而隱的處士以及唐宋時吏隱者，棲逸山林者非關兼濟天下之用，良俊何以特為標舉？其於序文曰：

¹⁹ 寧稼雨〈《世說新語》類目設定的思想旨歸何在？〉，2，2000，〈天津社會科學〉。



世言隱士率多避世。不然。夫古有鑿坏築巖之徒。漢興猶傳東園綺季。東都有巖光周黨。斯其人。豈必盡衰世哉。蓋鍾鼎丘園。亦各其性生也。惟有道之君。優顯異節。隱士乃著。若汙濁之世。雖神龍威鳳。猶隱鱗藏羽。則隱士常數倍於平世。由不自見史傳所載什一耳。余所取不必盡巖藪之士。蓋達情任運。冥心出處者。庶幾孔子之所謂時。古稱陸沉金馬門。即藏史漆園。皆遁世也。其視後世以終南爲捷徑。既專一壑。聞車馬而驚猜者。相去何如哉。(卷二十，頁 1)

觀上文何良俊標舉棲逸者之意識可分三方面來說，其一是隱士並非僅見於季世或衰世，何良俊認爲天地蔽塞賢人選擇避世，自古有之，但後人出處之抉擇，多因鍾鼎丘園各因性而生，再度彰明〈言志〉所論出處隨性之意識。如「趙景深隱燕南」條載：金章宗賞趙景深之志趣，欲召之命官，趙景深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卷二十，頁 28) 此中說明了隱士於清明之世，得以適性悠游林中，完其清節。

其二隱士之見於後世者什不一二，隱士若非逢有道之君對其清節表彰有加，以垂竹素，往往湮沒於荒煙蔓草之間。何良俊高標〈棲逸〉之目，實有意爲汙濁世中之隱士立傳以揚清節。如「孔極侍郎朝迴遇雨」條載：「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忘宦情。」(卷二十，頁 28) 文中載記一叟，有彰明其清節之意。

其三言明〈棲逸〉所錄未必皆巖藪之士，凡具達情任運，冥心出處之胸次者，即使是吏隱，亦不失隱者之清節。如白傅分司東落日條，載記白居易與佛光以葉舟於霰雪微下時出遊，展現山林之逸趣，表現白傳達情任運，冥心出處之胸次，使盧簡辭一見而嘆其高逸。(卷二十，頁 28) 此文何良俊認爲隱只要是順勢適



性，具有內在冥心摯情之發動，不必粗衣蔬食，身居巖藪方得謂之隱，吏隱市隱於出處的情境變換中，表現得進退合宜者，不但可視為出處得之時者，對隱之清節亦不少虧。

其次，就〈賢媛第十七〉而言，此類目之次第前移五門置於〈夙惠〉與〈容止〉之間，所錄之條文計21條，相較於現存《世說》32條之數，減少三分之一。《何氏語林》一方面刪汰魏晉具才智之女子，改絃更轍，以德行為入列〈賢媛〉的首要考量。一方面將〈賢媛〉次第前移至〈容止〉之前，彰現德行蘊於中，自有威儀行之於外。故〈賢媛〉雖列具才智女子之事，但以載記高行之女子為宗，高行者或具賢行，或具清節，或具婦德，此與《世說·賢媛》標舉才情之意識，大相逕庭。何良俊於序中言：

夫無非無儀。女婦所貴。然觀王儒仲樂羊子之妻。與孟德耀辛憲英諸人。其深識高行。世所稱賢者。尚不敢輕擬。又豈可以一切少之哉。若蔡文姬辱身北庭。君子恥之縱文才卓出。又何稱焉。（卷二十二，頁12）

文中表明才智與高行相較，高行尤為可稱，如儒仲妻與樂羊子妻之善守清節，為世所不可少者。何良俊〈賢媛〉篇以女子具高行清節為要，實有意識地突出德性之要，此又回歸儒家封建倫理之途，與經世之思想有聲氣相通之處。

（三）序文的闡釋

《何氏語林》各門類之前書有序文，為何良俊首開其例。序文的撰寫，寄寓作者對各類目之詮釋，故其中蘊含深厚的作者意識，是作者表達意向性行為的最佳途徑。《何氏語林》序文的闡釋可由序文的內容、敘述的模式以及意識的突前三者加以說明。首先，就序文的內容而言，序文主要是對類目作溯源之研究，述明各類目編選的理由、標準及特點。如〈文學第四〉載：



仲尼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而以文學顯者二人。可不謂難哉。子夏序詩。與六經並垂宇宙。何可掩也。獨子游無所考見。說者以爲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嗚呼。夫文與義。皆天地之贖也。苟非得其精華者。曷足以與此。後世言有枝葉。若與古少異矣。然覽其豎義綴文。理榦辭條。蔚然並茂。非有義根。曷從生哉。枝葉雖繁。又烏可少也。余故摭其最者。著之篇。使來者得以觀焉。(卷七, 頁 1)

序文一開頭便追溯至孔門四科中入文學類目之難，接著標舉文與義爲天地之所贖，得文之精華，則可與六經並垂宇宙，而文之精華在豎義，故〈文學第四〉之編選以著義爲考量準則。所以正文多涉博綜經史與三教會通之義，漸次突破《世說·文學》以清談與詞章專擅之場，彰著文學經世之企圖。《何氏語林》各類目序文的內容大抵不出編選的理由、標準及特點。

其次，就序文的敘述模式而言，《何氏語林》序文之敘述，首出聖人的言論與經典的記錄，其次對門類進行歷史與心理淵源的闡述。可借〈政事第三〉加以說明，其序文載：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因子產遺訓。故言承敝易變之道。大率如此。余觀孔子雅言。及古稱循吏。炳煥竹素者。何嘗用猛哉。太史公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斯言是矣。善哉劉真長之言曰。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此語可著令甲。苟用此道。雖聖人之篤恭玄默。何以加諸。(卷六, 頁 1)

序文以孔子與子產之遺訓，說明治民者，以政之寬猛相替於承敝之時知所易變。接著依據歷史之殷鑑與施政之例，標榜「古之善政，司契而已」爲治政之敦本正源之所在，治民若能善用此道，則聖人可篤恭玄默，無爲而治。《何氏語林》各類目序文的敘述模式大抵若此。



最後，就序文意識的突前而言，《何氏語林》在《世說》的背景下，經世意識的突前，使得《世說》從遠實用近娛樂的的固定性傳統，通過門類序文不同常規慣例的組織與論釋，構成鮮明經世意識的映象，越過《世說》既定的視野，轉向實用的開放性革新。尋繹《何氏語林》三十八類目的序文，所涉及之意識的突前有經世、適性與脩德等三者，明確地彰著編述主體之識見。其一在經世方面，此類兼濟天下的經世企圖，是《何氏語林》最為突出的意識，直接與經世相關者有八門，間接述及者有八門，幾近全書門類的一半。經世意識或如〈方正第五〉以君王宜親賢臣遠小人加以標記；或如〈賞譽第九〉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以興風俗負世道之責，有所寄託；或如〈寵禮第二十三〉，疾呼請士禮賢，以復三代之風。除此之外，經世意識最為突出者非〈政事第三〉莫屬，正文所載記者皆為「古之善政，司契而已」、清廉簡約、禮賢尊能之類。

其二在適性方面，由於人非聖人難能兼存出處，故出處的抉擇視己性之安適而定，倡言「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卷十一，頁3）關注適性之道，順適一己自然之生性，此與《世說》展現「天地閉，賢人隱」，脫却名教而任自然之性的內涵有別。《何氏語林》所言順適一己之性的意識，出於「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名教意識，主張能夠達情任運，冥心出處，鐘鼎山林各安其志。此一適性意識不但未脫棄名教，甚或名教在出處的抉擇中，具有優先性，只要不傷生害性即可。《世說》與《何氏語林》之別，見〈任誕第二十五〉之序文可知，其文載：

世所謂任誕。其孔門狂者之流與。孔子傳道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必也狂狷乎。豈不以狂者志意高遠。易於入道耶。自東漢尚清名。好為詭激之行。魏晉以來。又喜言莊老。一時如嵇阮輩。以率情任性為得大道之本。其後阮孚謝鯤之徒。咸共祖述。浸以成風。觀其脫落禮教。不持名檢。固多可非。然能矚然塵埃之表。舉天下不足迴其顧。則豈流俗所能庶幾



乎。奈何世無孔子。莫爲折中。以斯人卒於狂也。惜哉。（卷二十五，頁1）

上文指出，嵇康阮籍任誕之人，以率情任性脫落禮教，不持名檢，其不苟流俗之行雖爲後人所欽慕，但以狂誕消磨一生，殊爲可惜。若能得孔子之聖人加以折中其性，則可得狂者以入儒道傳名教。〈任誕〉所載不乏有事功但言行疏狂者，如王敬弘（頁9）、房玄齡（頁13）、賀知章（頁14），尤其「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條載記，文帝從阮籍東平太守之請，阮籍至府舍，十餘日便使教令清當，又復承驢而去。（頁2）凡此皆彰現何良俊，適一己之性，安一己之志的適性之道。

其三脩德方面，《何氏語林》突前的意識以經世與適性爲經緯，而以脩德爲基調，正文時時閃現德行之光。序文當中直接標舉脩德者十七門，由德行的不同側面，昭著德性之綱常。此十七門除却〈德行第一〉爲論德行之專章外，其餘涉及德行層面，有君子貴誠、反求諸己、克己復禮以及明善惡別是非等。〈德行第一〉序文明言：「士有百行，焉能以一槩取哉。狂狷殊途，均能厲聖。剛柔異稟，善克則中。百慮一致，要本於德爾矣。」（卷一，頁1）文中指陳，稟性有剛柔，言行有狂狷，若能善克中德，則能厲聖，揭示脩德以厲行內聖外王之道。《何氏語林·德行》，遵從儒家傳統之道，以修齊治平爲行止之綱領，此與《世說·德行》之蘊含大相逕庭。《世說·德行》雖以傳統儒家倫理爲內核，實則採取游離政治的取向，包容「放任爲達」的人生態度，展現魏晉文化游離儒家傳統之面貌。《何氏語林·德行》中多載記仁義謙讓如高文通仁義遜讓，風行草偃之事（頁4）；庾元規動由禮則（P22）之類。另如「張安道與歐陽文忠」條，堪稱何良俊突前德行意識的典型，其文載：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允明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



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耳。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卷三，頁14）

觀此則故事令人爲之動容，張安道與歐陽文忠雖有嫌隙，但不因人廢言，以公是公非爲念，二人之節操不但爲天下所推崇，更達至脩德以厲行內聖外王之道。

（四）論議的批點

《何氏語林》除正文注文外，又有論議的批點，在「世說體」之作中，僅此一家。《何氏語林》中的論議計十條，分別以「何良俊曰」、「良俊按」、「按」及「世說曰」作爲標記，觀其內容，與所用之標記無必然的關係。論議內容大可區分爲補述闡發類目者有二條、文獻考述者三條、暢論識見者有五條。茲說明之。首先，補述闡發類目者，見於〈德性上〉與〈言語上〉。〈德行〉門中所列，乃是補充說明士雖有百行，但都不遺於細小（卷一，頁1）。至於〈言語〉所載，乃是說明爲泥於存故實之需，以及廣閱群籍，隨時疏記，故於正文之語體，難免辭多浮長，未能全同《世說》言語之精簡清雋（卷四，頁3）。於此再度彰現編述者對體裁意識的高度自覺。

其次，就文獻考述者，分別見於〈賞譽上〉、〈賞譽下〉及〈賢媛〉。〈賞譽上〉所列爲文獻說明之類，羅列《世說》與裴啓《語林》對「杜弘治標鮮清令」之記載，指出《何氏語林》與二者並小異耳（卷十六，頁9）。〈賞譽下〉及〈賢媛〉何良俊發揮史學家之本色，爲劉慎虛（卷十七，頁14）與王韞秀（卷二十二，頁3）的生平考述，針對正史傳記的載記作精彩的考辨。於此可見《何氏語林》具博識之特色。

最後，暢論識見者，占論議批點條文的二分之一弱，此五條文分布於〈言語上〉〈政事〉〈雅量〉〈品藻〉以及〈侈汰〉，當中唯有〈雅量〉與〈侈汰〉抒發何良俊對正文人物的品藻，一爲對



韓魏公偉度之讚嘆（卷十四，頁 20），一為對韋陟奢縱無檢之行，感嘆鳳德之衰（卷二十九，頁 20）。其餘三者皆對正文或注文有所駁辯。其一〈言語上〉駁辯朱穆公叔著〈崇厚論〉事，一方面倡言朱穆性雖矜嚴疾惡，其崇厚之作敦聖賢之德，厚人倫之風，二者並無牴牾之處。二方面認為貞士孤而不恤，不足立教訓俗，所以據此特將〈崇厚論〉全文著錄（卷四，頁 3）。其二〈政事〉針對桓溫對孫盛貪黷之狼籍，因其高名不罪再三，多所糾責。何良俊認為仕宦者不但要廉潔自持，對贓賄狼籍，更須力劾，以免放蕩致隙，而殆忽政刑（卷六，頁 9）。其三〈品藻〉對華歆、邴根矩與管寧三人一龍之次第多所駁辯，一方面以令德為品藻標準，重新排定三人之次第，認為管應為龍頭，邴為龍腹，華為龍尾。二方面以華歆失節事二姓，所以由龍頭下貶至龍尾（卷十八，頁 4）。據此，再度彰現何良俊高度的尊德意識。

四、結語

何良俊在明代中葉博學與復古的時代風潮下，倡博雅而主於經術，認為博識不僅是學道之門徑，更能發揮經術以致用。何氏之主於經術者，乃是針對理學的空談心性，主張經世致用；對理學的束書不觀，主張重視學植，博覽務實。何良俊的學術深具經世實學的色彩，所編撰的《語林》彰著鮮明的經世意識映象，藉由經世、適性與脩德的編述主體識見，越過《世說》傳統的既定視野，轉向實用的開放性革新。何良俊編述主體識見中的適性，對於出處之志的抉擇，則彰明自適的取向。言明志之所擇自然應守儒者之節，但若於貴生全性之需要，守儒者之節則非其首選。此一適性自得的意識，符應了明代心學流衍後，在個體意識高度張揚下，追尋主體自由，生命向度的取捨，以適己為務，為明中葉的自適文化，做了最佳的注腳。



文體是一種變動的存在，其發展變化，一方面資於故實，繼承既有文化的傳統，一方面酌於新聲，因應當代思潮做出相應的變化與翻新，通過二者的辯證，文體有所發展，最後出現嶄新的文體。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在倡博雅而主於經術的主體意識下，通過類目的設定，在既定與變化的情形中，以經世為經，適性為緯，德行為基調的視野，召喚《世說新語》，彰著何良俊對《世說新語》獨到的理解、詮釋與應用。文化在歷時的進程中產生變化，人們的期待視野與闡釋程式亦隨之改變，何良俊《語林》廣《世說》的編述，既不純粹是主體，也不純粹是客體，而是探討經典與編述者意識的交匯點，即編述主體在創作上表達為一種具有意識和意願的意向性行為，將意識突前向客體的背景投射，得以通過意向性活動而重新建構經典的世界。在繼承和創新不斷衝突、不斷相互平衡的辯證運動，經典永遠通過重新解釋而獲得更新，而每個時期，因應時代文化的需要，經典之作亦不斷地形成。



附表：《世說新語》與《語林》類目釋義觀察

《世說》類目		何良俊《語林》類目		觀察
36 門 名稱	釋義	38 門 名稱	釋義	
德行 第一	<p>1. 釋名：有德行的品行。</p> <p>2. 內容：傳統儒家倫理的內核。</p> <p>3. 特色：游離政治的態度；包容以「放任為達」的人生態度。</p>	德行 第一	<p>1. 釋名：有德行的品行。</p> <p>2. 內容：載記文士清介有節、仁義遜讓…等，傳統儒家倫理的內核。</p> <p>3. 目的：孔門四科之首，行事本於德爾以四科裁士，察微知著。士有百行，善克則中。</p> <p>4. 特色：所列不遺細小之行。</p>	<p>《世說》：47 則；放達的人生態度。</p> <p>《語林》：223 則；儒家「達者兼善天下，窮者獨善其身。」之志未放失。篇幅為《世說》的四倍多。</p>



<p>言語 第二</p>	<p>1. 釋名：能言善辯，善於辭令。 2. 內容：談家之慧語，文士之巧言，自然心性的個性辭令，取代社會服務的辭令。 3. 特色：以簡遠為宗，表達文人自由人格，玄遠氣質。</p>	<p>言語 第二</p>	<p>1. 釋名：能言善辯，善於辭令。 2. 內容：捷辯諧詰、品賞之語（才性，景致，文辭）包含社會服務的辭令、自然心性的個性辭令，但以社會服務為本位。 3. 目的：詮事選言，以排難解結、釋疑辯誣、喻誠通志，旨在言清簡，存故實。 4. 特色：隨事疏記，或辭多浮長，為免除典籍漸亡、舊聞放失。</p>	<p>《世說》：108 則；言語以簡遠為宗。「近欣賞，遠實用」。 《語林》：166 則；推重詮事、排難、釋疑等社會服務的辭令；言語重清簡與存故實。「近實用，遠欣賞」注文中錄全文，以存故實。【EX】朱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p>
------------------	---	------------------	--	---



<p>政事 第三</p>	<p>1. 釋名：行政事務。 2. 內容：儒家理想政治中勤勉治政的仁愛故事，亦不乏因應實際需要，由出發實際政治，展現鬆懈寬待的寬政。 3. 特色：為政寬易。</p>	<p>政事 第三</p>	<p>1. 釋名：行政事務。 2. 內容：載記為官者清廉簡約、循禮勤政（孝慈大倫）、禮賢尊能、幹局能吏等故事。 3. 目的：古之善政，司契而已，以教本正源，鎮靜流末。奉法循理，以為治。 4. 特色：政事有承敝易變之道。</p>	<p>《世說》：26則；由實際政治出發，展現為政寬易的故事 《語林》：91則；承實際政治之觀點，寬易清簡為政外，特為突出禮賢尊能，稱許幹局能吏。</p>
------------------	--	------------------	---	--



<p>文學 第四</p>	<p>1. 釋名：古代經典。 2. 內容：因應時代，有了文的自覺。一方面有著文筆之分的文學性文體、實用性文體；一方面傳統經典加入玄學、佛學及老莊。內文分爲前 65 條玄、佛、儒；其後方兩文學類故事。 3. 特色：代表當時思潮。</p>	<p>文學 第四</p>	<p>1. 釋名：古代經典。 2. 內容：因時代的思潮而有不同的內容題材，六朝承《世說》。其後唐宋元時所談多佛學，文學方面除了文學類故事，時時突顯博綜經史、博學、三教會通之色彩。 3. 目的：文學當生於義根，載道色彩轉濃。 4. 特色：強調博學，文學以義爲根清談內容多論佛理。</p>	<p>兩部書〈文學〉皆代表當時的時代思潮。 《世說》：104則。《語林》187則；具增廣《世說》的意味。除此之外，《語林》具何良俊個人博識的學術性格。</p>
------------------	---	------------------	---	--



<p>方正第五</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公平政治思想。 2. 內容：收錄魏晉時期方正賢良之人物故事，一方面包含儒家以善拒惡、正直不阿的品行；一方面魏晉之交，社會政治深層的故事亦包含在內。 3. 特色：將魏晉政治黨派之鬥爭、世族門閥對寒族下士的驕矜歧視的現象，非善惡觀念所能包容的現象，皆收錄其中，彰現魏晉的時代風潮。 	<p>方正第六</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公平政治思想。方正賢良之人物故事 2. 內容：載錄方正賢良之人物故事，多記耿直剛介、尊禮之士。不事二姓、不附貴要等事。唐季則多記受誣而不屈之士。 3. 目的：詭隨者，詭人之善而隨人之惡。方正者使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懼不畏明。 4. 特色：以孔門名教禮義為根核。 	<p>《世說》：66則；魏晉特殊的門閥與黨曹人物皆在收錄之列，所載記未必以善惡之界分為唯一之收錄標準。</p> <p>《語林》：172則；所收錄之人事謹守儒家名位不同，禮有異數的名教規範，即使所載記為魏晉之人事，亦以懷義行禮為標準。其於唐朝之後，特為偏重受誣而強項不屈，具有節義之行的義士。</p>
-------------	--	-------------	--	---



<p>雅量 第六</p>	<p>1. 釋義：心胸廣闊，氣度恢宏。 2. 內容：老莊道家的虛無和自由人生境界的具體表現， Ex：超脫放達的人生態度、自然率直的性格表現、矯情自飾的表現。 3. 特色：彰現魏晉文人超脫放達的人生態度，足以表現心胸廣潤、氣度恢宏的精神風貌，是時代風貌的新概念。</p>	<p>雅量 第七</p>	<p>1. 釋名：心胸廣闊，氣度恢宏。 2. 內容：記處變不驚，無視生死，榮辱兩忘者多；亦有豁然大度，能容異見與黜辱（反躬自省者多）；收錄不乏自然率直之人 3. 目的：不忘經國之大美，可流千載之英聲，足以銘功景鐘，書名竹帛者。冀人我皆冥，則無物不遣，知有生皆幻，則險夷矣。 4. 特色：魏晉所收錄多臨危履變而神色自若者；隋唐多載豁然大度，能容異見與黜辱者；宋則載自然率直之人。</p>	<p>《世說》：42則；標舉超脫放達的人生態度。 《語林》：91則；因應各時代不同的精神風貌加以記載。 二書中〈雅量〉所收錄皆為時代精神風貌的表現。唯《語林》則在因應時代精神的前提下，面對魏晉時代所記以處變不驚的精神為主，與《世說》超脫放達的自然情性的視角有所不同。唐有黨爭故特標能容異見與黜辱者，宋因理學盛多道學家，特為標舉超脫放達的人生態度。其中展現何良俊特有的史學視角。</p>
------------------	--	------------------	--	--



<p>識鑒 第七</p>	<p>1. 釋義：對人物與事物認識、鑒別的準確。</p> <p>2. 內容：對人和事預測的準確，或對以往情況的總結和判斷；或對未來情況的預測和應驗。</p> <p>3. 特色：人物品藻活動的時代產物。</p>	<p>識鑒 第八</p>	<p>1. 釋名：識見於先，對人物與事物認識、鑒別的準確。</p> <p>2. 內容：識鑒者，有先見之明，言主體之清虛澄汰，常寂常照，承漢末品藻人物之風，偏重政治的實用性。</p> <p>3. 目的：人情深阻而莫測，事勢倚伏而難定。後世品校人物，推測事幾，多奇中，為清虛澄汰之功。標舉《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及釋氏所言常寂常照之道。</p> <p>4. 特色：對宋世好談理性，未能虛心，而失却清虛澄汰之功有所不滿。鄙視議擬與億以為知，側重主體之清虛寂照。</p>	<p>《世說》：28則；雖承漢末品藻人物之風，但偏重在個人才性上的認識與鑒別。</p> <p>《語林》：98則；</p> <p>1. 魏晉人物之識鑒大體承襲《世說》，偏重在個人才性上的認識與鑒別。</p> <p>2. 提出名士應神在廣博，志在務學，閃現何良俊特重博識的學術性格。</p> <p>3. 隋唐以後識鑒之載記，側重在拔才選能的政治實用性。</p>
------------------	--	------------------	--	--



<p>賞譽 第八</p>	<p>1. 釋名：對人物的贊賞和美譽。 2. 內容：對魏晉時期審美性人物讚賞的故事，如善清談者、具才情風神或風流不墜者。 3. 特色：《世說》審美性的人才讚賞，擺脫儒家從道德修養的角度（德行的眼光）與曹魏「唯才是舉」的實用眼光。體現個性精神的才情之美—自然美、藝術美、人物之美。</p>	<p>賞譽 第九</p>	<p>1. 釋名：對人物的贊賞和美譽。 2. 內容：魏晉多善清談者與風流之人物。隋唐以下，魏晉風流漸歇，尊文章、言博學、推識度，賞譽以學行俱佳者為主。 3. 目的：欲興風俗、長道業、崇邁世教故美其談，以使有志者自勵。 4. 特色：對隱士多所讚譽，六朝所記多為逃塵世、逃名而遯於山林者，隋唐以後之隱士或具清節，或為名臣之市隱。</p>	<p>不同時代和使用 者往往賦予不同的內涵。 《世說》：156則；體現個性精神的才情之美—自然美、藝術美、人物之美。 《語林》：226則；再次將眼光轉回儒家修德、重實用性的層面，居於世道之責，對人之才德與性情加以贊賞與美譽，以裨治國之需。除此對博學能文者多所推崇。</p>
------------------	---	------------------	--	--



<p>品藻第九</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對人物進行對比鑒別，分出高下。 2. 內容：鑒別品驚人物，定其文質高下的故事。多載記魏晉文人自我感覺在他人之上，表現其個性尊嚴意識者。 3. 特色：關注個人之才性，彰現文人的個性尊嚴與意識。 	<p>品藻第十</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對人物進行對比鑒別，分出高下。 2. 內容：鑒別品驚人物，定其文質高下的故事。承繼《人物志》之傳統，所載記故事，偏重在經世致用的實用性。 3. 目的：知人之明，貴在為其能自考，有所利益，使後之欲論其世者，宛然若親見其人。 4. 特色：關注邦有風俗，多名士之區域特色。除却承繼《世說》魏晉文人才性之注目外，更彰現才德以及博學能文者的實用性以及博學能文者。 	<p>《世說》：88則；突出魏晉文人個體意識尊嚴以及才性的彰著，彰著欣賞性。</p> <p>《語林》：105則；更多回歸人物品題的實用性，因應隋唐以下文音之盛，故所載記多態多博識之士在經世濟民上的發用。</p>
-------------	---	-------------	---	---



<p>規箴第十</p>	<p>1.釋名：規勸箴砭，以直言、善言勸誡他人，以正其失。 2.內容：多妙言善諫者，諫者機智而具個性色彩。 3.特色：言語精巧，充滿哲理的光芒。</p>	<p>箴規第十一</p>	<p>1.釋名：規勸箴砭，以直言、善言勸誡他人，以正其失。 2.內容：剛正直諫，標舉仁義，儒家經世修身之意濃。 3.目的：讜言之聞，以保士庶、卿大夫以至諸侯、天子之家。 4.特色：言語未若《世說》之精妙，多及儒家傳統之聖訓，呈現各時代的學風，如宋代士人禪悅之風，文中不乏論佛理者。</p>	<p>類目小異。 《世說》：27則；言語精妙，深具個人才性色彩。 《語林》：96則；依從儒家修身治平之聖訓，同時隱約呈現時代的政風與學風。</p>
-------------	--	--------------	--	---



<p>捷悟 第十一</p>	<p>1. 釋名：迅速領會。 2. 內容：以政治敏感議題方面的機敏反應與應對為主。 3. 特色：因清談應對的故事多收入〈文學〉、〈言語〉故不列入此門類的內容中。七則之中，有四則為曹操與楊脩的故事，此中政治之途的險惡可見一般。</p>	<p>捷悟 第十三</p>	<p>1. 釋名：見事敏捷，觸事即悟。 2. 內容：載記口才辦捷、思慮迅速之聰慧行止。除却政治敏感議題外，亦兼及佛理佛事、女子警敏及日常藝事。 3. 目的：推崇天生既定之慧，更為強調後天之好學與脩習。 4. 特色：女子警敏之故事，二十則中佔四則</p>	<p>《世說》：7 則；因魏晉時期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所以就社會現實的需要而言，捷悟之應對，以防不測。另則，佛教在六朝時期得到長足發展，佛教以「捷疾辯」為七辯中第一，對捷悟之風有推波助瀾之功。 《語林》：103 則；除了魏晉較多政治類敏感議題外，隋唐以後此類主題大為減少。所載記之內容多出語言文字的遊戲，以展現言者之捷悟。</p>
-------------------	--	-------------------	--	--



<p>夙慧 第十二</p>	<p>1. 釋名：早年聰慧 2. 內容：幼童聰明智慧的故事 3. 特色：與「捷悟」同樣，「夙慧」反映漢魏六朝時期崇尚聰明、崇拜智慧社會思潮。梁代劉昭還專門撰有《幼童傳》十卷。</p>	<p>夙惠 第十六</p>	<p>1. 釋名：早年聰慧 2. 內容：幼童聰明智慧的故事 3. 目的：早慧故可喜，但人之根器有利鈍，賴於涵養，使人易於為善而不為惡。 4. 特色：對後天之修養工夫特為強調。</p>	<p>類目小異。 《世說》：7則；多幼兒言談便捷，聰敏之事跡。 《語林》：20則；不單以言語敏捷者為主，其他尚載記儒家才德及膽識之事。</p>
-------------------	---	-------------------	--	---



<p>豪爽 第十三</p>	<p>1. 釋名：豪放爽快。 2. 內容：魏晉六朝士人放達人生態度和狂放生活行爲。 3. 特色：所載記者多爲軍權在握，野心不已的軍人。</p>	<p>豪爽 第十五</p>	<p>1. 釋名：豪放爽快。 2. 內容：負才傲物、行止狂放不節者；文人在創作時的豪放氣度；兼有文人好酒之雅尚。 3. 目的：指明豪爽略於檢節者，小德或多出入，然不失臨事宜然。有別於小廉曲謹，縛手細務之行止。 4. 特色：載記多文人的豪放之舉，推崇特立獨行之人，讚賞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氣。</p>	<p>《世說》：13則；劉義慶的言外之意是豪爽之氣，多在行伍。以軍功創立基業。 《語林》：35則；所載多文人之逸事豪行。</p>
-------------------	---	-------------------	--	--



<p>容止 第十四</p>	<p>1. 釋名：容貌舉止。 2. 內容：載記外表儀容舉止脫俗，足以表現人的內在精神氣質的風姿神韻的故事。 3. 特色：隨著實用性人物品評之風的衰落，審美性人物品評的興盛，儀容舉止之美成為魏晉時期人物品藻活動的核心。脫離儒家儀禮的容止，賦予容止獨立的審美意義。</p>	<p>容止 第十八</p>	<p>1. 釋名：容貌行止。 2. 內容：除載記儀表丰采非凡，展現個人特有之才性外。亦記錄通過內在涵養，而展現潛識內敏、行止端謹之風姿特出者。 3. 目的：容止不應限於黼黻藻繪之美，更應具有溫良在中，以符采炳發的秀異風神。 4. 特色：不以審美性的品評意識為限囿，再次標舉傳統儒家禮儀容止的重要。</p>	<p>《世說》：39則；容貌舉止的品藻，脫離儒家儀禮與實用的風潮，走向推重個人才性，特具審美意識的意義活動。 《語林》：58則；除繼承六朝才性容止所具之審美意義外，突出溫良在中之內在涵養的重要。</p>
-------------------	--	-------------------	--	---



<p>自新 第 十五</p>	<p>1. 釋名：自己改正錯誤，棄舊圖新。 2. 內容：浪子接受他人之勸誡而改過。 3. 特色：繼承儒家知過能改的道德倫理思想。</p>	<p>自新 第 十九</p>	<p>1. 釋名：自己改正錯誤，棄舊圖新。 2. 內容：所載記有過者，類別眾多，如不孝、性險惡；豪奢、肆毫畋遊等玩物喪志之故事，後皆幡然改過向學或修品行而成佳士、善士。 3. 目的：人不能無過，有過應能自知而自新，不當沒其身而不悔。 4. 特色：所列之故事僅止於魏晉時期，隋唐以後未有故事。</p>	<p>《世說》：2 則 《語林》：10 則</p>
------------------------	--	------------------------	---	-------------------------------



<p>企羨 第十六</p>	<p>1. 釋名：舉踵仰慕他人的才性與名望。 2. 內容：載記對他人的才性與名望的欣羨。 3. 特色：欣羨他人的才性與名望外，樂見一己能與賢於己者為人所品藻，展現魏晉時期人物品藻活動的。</p>	<p>企羨 第二十二</p>	<p>1. 釋名：舉踵仰慕他人的才性、行止與名望。 2. 內容：六朝所記對個人才性風流之嚮慕者多，隋唐以下，所記為個人文章才德之風從。 3. 目的：苟見人之賢，企而望之，常若不及，則其進善矣。 4. 特色：雖有六朝人物品藻之餘風，但以承繼儒家見賢思齊以進德的傳統為主軸。</p>	<p>《世說》：6則 《語林》：51則；德性色彩鮮明。篇幅較《世說》大為增加，為其八倍多。</p>
-------------------	---	--------------------	--	--



<p>傷逝 第十七</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哀悼亡故之人。 2. 內容：載記生者對亡故之人的悲慟之情。通過未合名教之禮的方式，表達其自然之深情。 3. 特色：展現魏晉人對死生大事不拘形式所表達的摯情。即便生前交惡的兩人，一方亡故之後，仍多情而哀痛地前往祭奠。 	<p>傷逝 第二十四</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哀悼亡故之人。 2. 內容：載記生者對亡故之人的悲慟之情，喟嘆亡者才德之不在，多所惋惜。 3. 目的：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往而不返，不能無傷。況知己難求，死生之交難再有，故不能不慟。 4. 特色：《語林》除了繼承《世說·傷逝》王戎所言：「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的深情哀慟外，於篇章中時有「斯人有德，而天不假以年」的喟嘆。 	<p>《世說》：19則；多載記生者深沉的悲痛。</p> <p>《語林》：42則；多感嘆亡者有德而天不假以年，生者無所適從。</p>
-------------------	---	--------------------	--	---



<p>棲逸 第十八</p>	<p>1. 釋名：棲身山林，隱居賦閑。 2. 內容：劉宋時期皇室大力獎掖隱逸。文中載記高情避仕之隱者，寵辱兩忘，恬然自足。 3. 特色：不同時期的隱逸之風是社會和時代風氣的投影。六朝士人將隱居作為實現其得意忘言的審美人生態度的具體途徑。</p>	<p>棲逸 第十二</p>	<p>1. 釋名：棲身山林，隱居賦閑。 2. 內容：此門類所載記未必盡為巖藪之士，凡達情任運，鐘鼎山林，各得棲宿，展現冥心出處之士，皆為載記對象。 3. 目的：鍾鼎丘園，各其性生。隱士未必逢衰世而避世，或鐘鼎，或山林，達情任運，能冥心出處，庶幾孔子之所謂時者，則出處同歸。 4. 特色：將〈棲逸〉的地位大為往前提高。凡達情任運，鐘鼎山林，各得棲宿，各從其所好，呼應〈言志〉所言志之所安又何傷？重視個人情性。隋唐以下之隱居，有大隱隱於市的意味。</p>	<p>《世說》： 17 則 《語林》： 103 則；六朝所記多遯世逃名的隱士。唐宋多記吏隱，身有科名宦職，遺身物外，具山林風致。宋所記則為苑囿園林之游，仕隱交接往來的情形。篇幅為《世說》的六倍多。</p>
-------------------	--	-------------------	---	--



<p>賢媛 第十九</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賢淑的女子。 2. 內容：兩漢三國間尙可見婦德之載記。晉以後，多載以才智著稱之女子。 3. 特色：關於婦德之載記僅佔三分之一其餘皆突出女子之才智。對儒家強調女子的禮教觀念有棄舊圖新之處。 	<p>賢媛 第十七</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賢淑的女子。 2. 內容：六朝尙可見女子才智之載記，隋以後多載記清節有志操之女子。 3. 目的：推崇具深識高行的女子。對女子文才卓出如蔡文姬却辱身北庭者，以爲恥。但對有才之女子仍有所重，並未一味遵循以女婦無非無儀爲貴的傳統。 4. 特色：關於婦行（嚴明有識、清廉節義）的記載佔三分之二。再度回歸德行的層面，突顯婦德。 	<p>《世說》： 32 則；重女子之才智。 《語林》： 23 則；女德重於女才。</p>
-------------------	---	-------------------	---	--



<p>術解 第 二十</p>	<p>1. 釋名：「術」指方術，「解」為通曉，合為通曉方術之意 2. 內容：載記精擅音律、物性、醫術及方術者。方術中占卜解說精闢之條文占〈術解〉的二分之一。 3. 特色：早期方術帶有較強的宗教祭祀和迷信色彩，而《世說新語·術解》向世人證明自己具有超人的才能，藉此展現人物品藻活動，注重人的才能的一個側面表現。</p>	<p>術解 第 二十</p>	<p>1. 釋名：通曉方術，對於諸種技術能作精闢的分析。 2. 內容：載記精擅音律、物性、醫術及方術者。觀音律知生死興廢者占〈術解〉的四分之一。 3. 目的：多言神通之事，展現變幻詭異，不可以理推者。鬼神之事若能精義入神，則妙不可窮。 4. 特色：展現個人超人才能外，同時揭示不可以理推之的詭變萬象，展現人物博學多識的一個側面表現。</p>	<p>《世說》：11則 《語林》：48則（六朝有24則） 篇幅為《世說》的四倍多。</p>
------------------------	--	------------------------	--	---



<p>巧藝 第 二十一</p>	<p>1. 釋名：技藝精妙。 2. 內容：藝本指六藝，但〈巧藝〉所載多精擅琴棋書畫及建築等藝術內容，計十四則。其中關於繪畫者有九，顧長康之善畫已佔六則。 3. 特色：魏晉時期人們對「藝」的理解，已經從儒家的社會要求轉變為對個人藝術能力和藝術修養的高度重視。從而反映出人物品藻活動對個人才情的注重。</p>	<p>巧藝 第 二十一</p>	<p>1. 釋名：技藝精妙。 2. 內容：所載多精擅琴棋書畫及建築等藝術內容，計二十則。 3. 目的：藝若能遺人而全於天，則技進於道矣！未可以技藝論。 4. 特色：多傳承《世說·巧藝》之色彩。</p>	<p>《世說》：14 則 《語林》：20 則</p>
-------------------------	--	-------------------------	--	--



<p>寵禮 第二十二</p>	<p>1. 釋名：寵異禮遇。 2. 內容：載記在上位者俛眉禮賢士，給於隆禮尊寵的待遇。 3. 特色：所重者有才藻善屬文，展現對個人的才情風采的推崇。不以名節為高。</p>	<p>寵禮 第二十三</p>	<p>1. 釋名：寵異禮遇。 2. 內容：載記在上位者俛眉禮賢士，給於隆禮尊寵的待遇。隋唐以下所載記受寵禮者，有耿介之士，或具經世濟民之才士。 3. 目的：上能下交，士多聞懿實而非文華浮競之徒，則可復郡縣俛眉請士的三代之風。 4. 特色：所載記者雖有才藻善屬文，但對當時文人，唯科舉是思，或為文華浮競之徒，有所貶斥。另則，對稟性耿介之士，或具經世濟民之才士多所褒揚，雖不以名節為高，却展現對君臣道合的追慕。</p>	<p>《世說》：6則 《語林》：59則；針貶文人熱中科舉之時風。另則有追慕君臣道合之思。篇幅為《世說》的九倍多。</p>
--------------------	---	--------------------	--	---



<p>任誕 第二十三</p>	<p>1. 釋名：任達放誕，不拘禮法。 2. 內容：載記狂者任誕放達，不持名檢的行止。 3. 特色：先秦狂者以恣意放蕩的行止，引起社會重視，表達個人的社會思想，其初衷是參與社會。六朝狂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觀念的體現，具脫却儒家名檢，不同流俗之意識，展現個人之才情風流。</p>	<p>任誕 第二十五</p>	<p>1. 釋名：任達放誕，不拘禮法。 2. 內容：載記狂者率情任性，脫落禮教，不持名檢的行止。 3. 目的：嚮慕六朝狂者率情任性，却矚然塵埃之本，而能得大道之本。惋惜狂者志意高揚，本易於入道，嘆世無孔子得以折中，僅卒於狂耳。 4. 特色：大多承六朝〈任誕〉之傳統，唯載記內容關於嗜某物成痴成癖（好鍛、好遊山水、好酒、好色、好妓、好歌、好琵琶、好硯…）者增多，較之六朝狂者展現摯情的程度稍為遜色。</p>	<p>《世說》：54則；狂者任誕之行多放達之意。 《語林》：82則；狂者任誕之行止大多率情任性有所偏執之色彩。</p>
--------------------	---	--------------------	--	---



<p>簡傲 第二十四</p>	<p>1. 釋名：簡慢高傲。 2. 內容：載記文士稟性高簡，行止疏略傲慢之事。 3. 特色：《抱朴子·疾謬》中批評當時的社會風氣：「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為澀少。」又云：「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可見這種簡傲之風在當時相當流行，展現文士個人特立獨行之情性。</p>	<p>簡傲 第二十六</p>	<p>1. 釋名：簡慢高傲。 2. 內容：載記文士自負才氣，高簡傲慢，不治細行、不以世務經心、不同於流俗的行止。 3. 目的：士人居簡行簡的行止，當持敬以裁之，居敬行簡方為士行之上者。 4. 特色：除了承續《世說·簡傲》展現文士個人特立獨行之情性外，《語林·簡傲》特為標榜不以世務經心，不與俗人交遊，與人不同的行止。</p>	<p>《世說》：17則；所載多為不治細行，不修人事，不羈世俗禮法的狂士。 《語林》：74則；所載文士不以世務經心、不喜見俗人、不受俗禮拘執等故事，張揚不與人同的意識。篇幅為《世說》的四倍多。</p>
--------------------	---	--------------------	--	---



<p>排調 第二十五</p>	<p>1. 釋名：詼諧、戲謔。 2. 內容：載記名士間詼諧戲謔的對話故事。事涉文士之行止、名位、品藻與談鋒之機智幽默。 3. 特色：《世說新語·排調》篇的故事，不但反映魏晉嘲戲之風的時代特徵，更彰顯了清淡玄學活動中的機智幽默語言，其中不乏對禮教的嬉笑怒罵及當時政治角逐和門第觀念的影子。</p>	<p>排調 第二十七</p>	<p>1. 釋名：詼諧、戲謔。 2. 內容：載記文士間詼諧戲謔的對話故事。事涉文士之容貌行止、際遇、談鋒之機智幽默，以文為戲之內容多矣。 3. 目的：〈排調〉雖可談言微中用以解紛，但須雅謔而不虐。 4. 特色：《語林·排調》的故事，載記不少文士之容貌行止，以文為戲的色彩濃厚，其語言展現時代性，如載記唐人排調之故事，文中兼雜許多近體詩。</p>	<p>《世說》：65則，善用典故以及語意學上的辯證，意涵現哲理之光，具雅謔之旨。 《語林》：137則，以文為戲，語體風格特殊。</p>
--------------------	---	--------------------	--	---



<p>輕詆 第二十六</p>	<p>1. 釋名：輕視和詆毀。 2. 內容：載記魏晉名士為舒張個性，於清淡活動中相互攻擊和詆毀的言行。 3. 特色：所載記或為反傳統意識與排他意識，或為世族對寒族的氣盛凌人，彰現當時的門第觀念。</p>	<p>輕詆 第二十八</p>	<p>1. 釋名：輕視和詆毀。 2. 內容：載記文士譏諷他人之失、不相得之人的詆毀、指斥貴勢以及自矜文才，好凌駕他人的言行。 3. 目的：標舉公是公非，以懲非者的必要。聖人雖兼容并包，但仍不得掩沒公是公非，必得有所貶，方能有所懲。 4 特色：內容以文人自矜文才，好凌駕他人之相關記載最多，涵具張揚個人以排他的意識。另則，於唐代指斥貴勢之事多，宋代則載記不相得之人的詆毀及於黨爭者多。</p>	<p>《世說》：33則：舒張個性以及門第觀念色彩濃厚。 《語林》：89則：文人自矜文才、有指斥貴勢的傾向、不相得之人的詆毀，凸現唐宋時期黨爭的影子。</p>
--------------------	---	--------------------	---	--



<p>假譎 第 二十七</p>	<p>1. 釋名：虛假、詭詐。 2. 內容：載記假意行權之事。事涉為官者智慧、玩弄權術傷害他人者，以及為達目而有所權變的故事。 3 特色：〈假譎〉中對權變的肯定，顯示對儒家立身之本的「誠」不再做嚴格的要求，映現儒家思想在六朝的衰頹之勢。</p>	<p>假譎 第 二十九</p>	<p>1. 釋名：虛假、詭詐。 2. 內容：載記假意行權之事。或為官者智慧，或為玩弄權術傷害他人者，或為達目而有所權變的故事。 3. 目的：標舉君子處世以誠為貴，〈假譎〉所載皆權以濟事者，但仍為君子所不道。 4. 特色：載記官員貪瀆而以權變之方脫罪，或有唐宋官吏貪瀆的影子。</p>	<p>《世說》：14 則 《語林》：15 則；回歸立身以誠為本的儒家風教。</p>
-------------------------	--	-------------------------	---	---



<p>黜免 第 二十八</p>	<p>1. 釋名：黜退、罷免。 2. 內容：載記執政者與其府僚士人之間因意見不同而做出黜退、罷免的處置故事。 3. 特色：雖可看出當時時士人「世路艱難」的處境，同時也展現出深摯的個人情性。</p>	<p>黜免 三十</p>	<p>1. 釋名：黜退、罷免。 2. 內容：載記文士出言不遜、文字招禍以及執政者與其府僚士人之間因意見不同而做出黜退、罷免的處置故事。 3. 目的：深嘆士人少有德全者，文士常因文字招禍，以致白璧微瑕而受到棄置的遭遇。 4. 特色：載記文字招禍者多，兼及指指出執政者之學識不廣而致禍。一方面展現唐宋以以文人為文致禍的情形，一方面映現何良俊關注文人博識的需要。</p>	<p>《世說》：9則；黜免原因多為執政者與其府僚士人之間意見不同，展現世路艱難。 《語林》：22則；黜免原因則多為文士出言不遜、文字招禍。除展現世路艱難外，在位者政治箝制力的強大。</p>
-------------------------	--	------------------	---	---



<p>儉嗇 第二十九</p>	<p>1. 釋名：節儉、吝嗇。 2. 內容：載記名士亦有同凡人一般儉樸吝嗇的偏執。 3. 特色：展示內在真實的個性，流露自然心性的媒介和途徑。對儒家禮教有所背棄。</p>	<p>儉嗇 第三十一</p>	<p>1. 釋名：節儉、吝嗇。 2. 內容：載記文士儉樸吝嗇的偏執。 3. 目的：遵循儒家與其奢侈而不遜，寧合於禮而固。儉嗇需有所諷諭，而非如淺淺小人的纖嗇委瑣。 4. 特色：著眼儒家文質得兼的禮教，對儉嗇之行爲有所期許。</p>	<p>《世說》：9則；文筆清雋有味。 《語林》：5則；語言與故事較爲無味。</p>
<p>汰侈 第三十</p>	<p>1. 釋名：極度奢侈。 2. 內容：載記門閥世族驕奢鬪富的故事。 3. 特色：汰侈的內容反映門閥世族鬪富炫耀與驕傲的心態，同時對儒家的禮教意義有所不滿的時代風氣。</p>	<p>侈汰 第三十二</p>	<p>1. 釋名：驕縱奢侈。 2. 內容：載記文士驕縱奢侈以及驕奢取禍之事。 3. 目的：驕奢易於不孫而僭上，所以取禍不旋踵，此門內容之載記，可爲殷鑑。 4. 特色：展現史家殷鑑不遠之意。</p>	<p>類目小異。 《世說》：12則 《語林》：31則</p>



<p>忿狷 第三十一</p>	<p>1. 釋名：憤怒、狷急。 2. 內容：載記六朝人或藉政治的攻擊、門第的歧視，或因個人情緒因素，展現性格暴戾的一面。 3. 特色：有違儒家懲忿窒欲的修身傳統，為世族文人真實坦率的性格流露。</p>	<p>忿狷 第三十三</p>	<p>1. 釋名：憤怒、狷急。 2. 內容：載記文士因政治際遇的不滿與意趣之不相合，展現性格暴躁的一面。 3. 目的：勁狹之徒一遭愆忤怒目攘臂，君子不由，君子理當藉外來之愆忤以自養。 4. 特色：有違儒家懲忿窒欲的修身傳統，展現個人恚恨的情緒色彩顯明。</p>	<p>《世說》：8則 《語林》：13則</p>
<p>讒險 第三十二</p>	<p>1. 釋名：讒佞陰險。 2. 內容：載記文士為己而心有所偏的邪讒言行。 3. 特色：雖是邪讒的言行，但文中並未映現對此行為有所斥退的色彩。</p>	<p>讒險 第三十四</p>	<p>1. 釋名：讒佞陰險。 2. 內容：載記文士為己之士途，而心有所偏的邪讒言行，用以譖傷對手。 3. 目的：喟嘆讒險之毒，猶勝於兵戈之慘。 4. 特色：邪讒的言行皆因政治角力而生，故多黨爭之記事</p>	<p>《世說》：4則 《語林》：11則；映現唐宋黨爭的影子。</p>



<p>尤悔 第三十三</p>	<p>1. 釋名：怨尤與悔恨。 2. 內容：載記造成尤悔的背景以及有所尤悔人物的內心世界。 3. 特色：肯定能悔過而向上向善者，關注尤悔成因的複雜，映現難以善惡別的時代處境。</p>	<p>尤悔 第三十五</p>	<p>1. 釋名：怨尤與悔恨。 2. 內容：載記造成尤悔的背景以及有所尤悔人物的內心世界。 3. 目的：言行爲君子修身之樞機，宜於多聞見，闕其餘殆，且慎其餘，免於言見尤，行致悔。 4. 特色：尤悔成因大多爲失言，或未接受諫言。</p>	<p>《世說》： 17 則 《語林》： 13 則</p>
<p>紕漏 第三十四</p>	<p>1. 釋名：失誤和疏漏。 2. 內容：載記名士有所紕漏的狀況，以及有所紕漏人物的內心世界。 3. 特色：儒家以禮儀的角度出發，強調君子的言談舉止都要適度得體。魏晉時期有別於此，不以言行之紕漏失誤爲恥，反成爲透視社會人生和人的內在性格的窗口媒介。</p>	<p>紕漏 第三十六</p>	<p>1. 釋名：失誤和疏漏。 2. 內容：文士有所紕漏的狀況，尤其多記身不讀書而致言行有所紕漏之事。 3. 目的：天之降才有殊，欲無紕漏誰能免之，君子唯貴學以少紕漏。 4. 特色：關注因不讀書而有所紕漏之事。對紕漏之事記述較詳，對紕漏人物的內心世界載記較少。</p>	<p>《世說》：8 則 《語林》： 40 則；閃現何良俊好學重博識的學術性格。篇幅爲《世說》的五倍。</p>



<p>惑溺 第三十五</p>	<p>1. 釋名：迷戀和沉溺 2. 內容：載記心志迷亂，陷溺於男女情欲之事。 3. 特色：關注情興之所到，而不以儒家寡欲之德為要。</p>	<p>惑溺 第三十七</p>	<p>1. 釋名：迷戀和沉溺 2. 內容：載記心志迷亂，陷溺於某物而有所偏執之事。所偏執者或為男女情欲，或為好忌，好潔，或為好珍玩奇器。 3. 目的：將寡欲視為養心的關鍵，唯得其節宣之和，可免於迷戀和沉溺於情欲，而難以自拔。 4. 特色：寡除却男女情欲外，載記好珍玩奇器者而有多惑溺者多。</p>	<p>《世說》：7 則 《語林》：31 則 篇幅為《世說》的四倍多。</p>
<p>仇隙 第三十六</p>	<p>1. 釋名：仇恨、嫌隙。 2. 內容：載記有所怨毒而相讐陷，或致殺身之事。 3. 特色：不以禮法規定為標準，而是根據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利益關係，復仇雪恨，同時展現當時世路艱難的景狀。</p>	<p>仇隙 第三十八</p>	<p>1. 釋名：仇恨、嫌隙。 2. 內容：載記有所怨毒而相讐陷，或致殺身之事。 3. 目的：人因一朝之忿，怨毒生則相讐陷，忘其身及其親，以至殺身不悔。《語林》要人為之深戒。 4. 特色：多承《世說》之旨。</p>	<p>《世說》：8 則 《語林》：14 則</p>



<p>《世說》 所無者</p>		<p>言志 第五 153 則</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釋名：論人之志向、意志。 2. 內容：①論出處之志②遵從孔門之訓「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但以「適性」為權衡窮達之要則。 3. 目的：志之所安各從其好也 4. 特色：彰現「窮通時也，遭遇命也」的宿命觀，以及貴生全性的處世哲學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遵從莊子養生主的意旨 2. 標榜好學博聞之志，推崇藏書豐贍之家，具吳地文學風氣的特色 3. 閃現陽明後學貴生的色彩 4. 具中晚明適性與知己往來各從其脾性的時代風尚
---------------------	--	----------------------------	---	--



<p>《世說》 所無者</p>		<p>博識第 十四 31則</p>	<p>1. 釋名：博學能識。 2. 內容：讖諱之說、災祥變異之象、殊方異物、歷史傳說典故，更不乏競博之故事。 3. 目的：博與約相互為用，後世舍博而言約，入於釋氏頓悟之說，倡博識方能明道。 4. 特色：雜入《博物志》之傳統，兼載記殊方異物。</p>	<p>1. 呈現吳地博識之學風 2. 閃現《博物志》的志怪色彩</p>
---------------------	--	---------------------------	---	--

※ 此表為筆者參閱匯整後歸納分析，對《世說新語》與《語林》在類目因革方面的觀察。參閱資料如下：

1. 何良俊《何氏語林》，收於《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七編。
2. 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10。
3. 寧稼雨〈《世說新語》書名與類目釋義〉，3，2000.7，《文獻季刊》。

